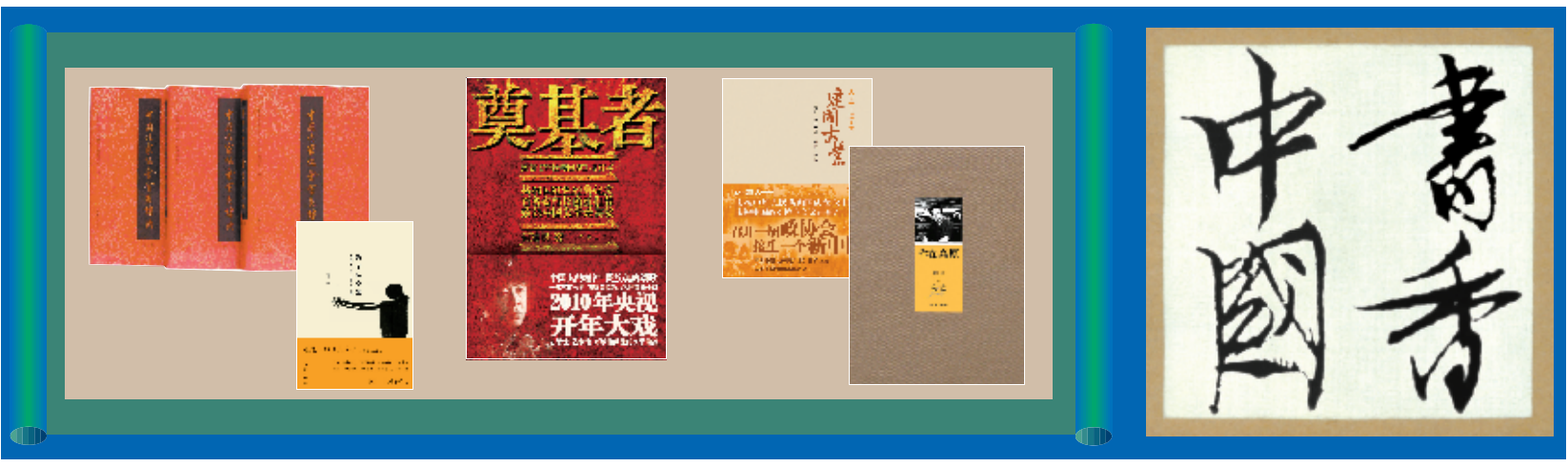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彰显“写书人的读书品位”

——访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

□本报记者 武翩翩

新年伊始,作家出版社与文艺报社合办的“书香中国”专刊正式亮相。这也是“岁满甲子”的《文艺报》首次开设读书专刊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、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,崭新的“书香中国”将为广大文学工作者和读者提供一片“细细品书”的园地,倡导图书生态链上的“良性循环”。

## 文学工作者是构建读书型社会的主力

“《文艺报》读者对象大都是文学界的作家、评论家、文学工作者。读书对这些‘以书为业’的人来说,就像工人做工、农民种地一样,是他们的基本职责。《文艺报》60年来致力于传播和记录文学界的信息动态,却没有完整的读书专刊,终究是个缺憾。”说起倡导“书香中国”的初衷,何建明这样回答。他同时指出,从宏观角度看,中央当下发起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号召,中国作协和广大文学工作者作为构建读书型社会的主力,也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更重的责任。“书香中国”专刊将力求站在更广阔的视野、更专业的角度,在这片大有可为的领

域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谈到当下的图书阅读,何建明直率地用了“泛滥”二字。他说,如今不仅读者迷失在庞大纷杂的信息之中,写作者也普遍心态浮躁。而能否写出好作品,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者是否常读书、是否会读书。这也是当前文学界亟需思考的问题。“书香中国”想倡导一种图书生态链上的良性循环,从各个环节上给大家提供可靠的读物和信息。

何建明认为,文学工作者是否会读书,主要看他精读图书的眼光和能力。他说,现在的读书和以前相比有概念上的变化,不仅有浩如烟海的纸质图书,也有网络、手机等新媒体阅读渠道。而即使是专业的文学工作者,一年到头可能也只会碰到几本好书。要具备“伯乐”一般的眼力,就需要对图书市场有一个宏观上的准确把握。与此同时,文学工作者也需要大量接触文学以外的图书,建立起与业外的交流。“现在非文学类书籍有不少亮点之作。文学界人士可以通过它们弥补观念和常识上的‘盲点’和局限。另外,专刊也为作家与读者、作家与评论家、作家与出版人之间建立起交流的平台。构建业内外

的沟通互动也是我们创办‘书香中国’的目的之一。”

## 2010年将是图书市场平稳发展的一年

2008年的图书市场遭遇金融风暴等特殊事件,可以说整个出版业过了一个“小年”。2009年,传统出版业仍然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深化、非实用内容图书销量锐减、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日益加剧等不利局面,但通过业内的不断努力和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等“利好”活动,图书市场的境况有所复苏,但仍不能称得上“大年”。何建明认为,2010年将会是图书市场平稳发展的一年,出版的图书较之2009年可能在数量上有所下降,“扎堆”的热点题材也会减少,而不少作家厚积薄发的原创作品将纷纷出炉,读者也将以较为安稳的心态来阅读。在新书当中,符合国民心理的、文化含量高的、关注国家发展的图书会受到重视,生活类图书也将延续往年的热度。总之,2010年的图书市场会逐渐走向成熟。“在2010年初推出‘书香中国’,也是为了让读者在这个‘心静’的年份里开始细细‘品’书,汲取书中的养分,相信



会对大家都有好处。”

## “书香中国”将体现“写书人的读书品位”

在新的一年与读者见面的“书香中国”专刊将为大家呈上怎样的阅读盛宴?据何建明介绍,“书香中国”将陆续刊载名作家创作心得,介绍中国作协会员写作出版动态,每月放送新书行情,并高度关注新媒体市场和版权问题,而尤其不可少的,是文学创作者和评论者的读书体会。在“书香中国”第一期,大家就将读到阿来、陈忠实、陈晓明文章,读者可以从中学略到他们阅读的视角。“‘书香中国’将突出其‘雅’的基调,彰显出写书人的读书品位。”



# 在《论语》中看到一个矛盾的孔子

——病中读书记

□阿 来

但,在我心中,他不是这样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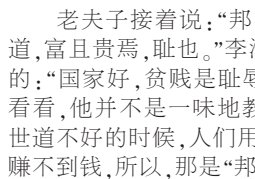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理解中,孔夫子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治国之术想要售予帝王家的人。所以,学生问他:有一块价值连城的好石头,是藏在很好的盒子里呢,还是卖给一个识货的商人?孔子连声说:“卖了它,卖了它!”(子贡曰:“有美玉于斯,韞椟而藏诸?求善贾而沽诸?”子曰:“沽之哉!沽之哉!我待贾者也!”)问题是想卖又卖不掉,就造成了他人格上的矛盾。

有理想、有抱负的时候他是可爱可敬的。他说:“笃信好学,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,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”老夫子的意思是说,要信仰坚定,喜爱学习,不去危险的国家,离开动乱的国家。天下太平就出来继续售卖理想与治国之术,天下不太平就躲起来。这种世故和他自己说的“道不行,吾将乘桴于海”的决绝就相互矛盾。

老夫子接着说:“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;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。”李泽厚先生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:“国家好,贫贱是耻辱;国家不好,富贵是耻辱。”看看,他并不是一味地教育人们安贫乐道。而是说,世道不好的时候,人们用正当的手段,用正常的知识赚不到钱,所以,那是“邦无道”。

读《论语》,很多时候,就是听一个抱负难展的人在长吁短叹。有诗意的时候,他会感叹“逝者如斯夫”;也有讨厌的时候,比如《乡党第十》那些记述其举止作派的话,更讨厌他说过这样的混帐话: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”读到这里,便想将书掷下。

当在官场上有小小顺利时,这个人也是很世故、很遵守官场礼仪的。“入公门,鞠躬如也,如不容。”(李泽厚先生译文:“孔子,走进国君的大厅,弯着腰,好像容不下自己一样。”)见了国君出来,“没阶,趋



进,翼如也。”(也是李译:“下完了台阶,快速前进,像鸟展翅。”)那个时代,他们这样的人喜欢宽袍大袖,如果有点风,脚步又快,真会有点要飞起来的感觉。

这些话,都是孔子教导学生要怎么措手足的,他自己也是会这么做的。这一点不像今天的一些老师和领导,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宣讲的那些东西。

从来不相信什么儒学可以重新成为中国人精神皈依的那些废话,也不相信断章取义加一些圆洞轻浅的生发,就可以让国人焦躁的心灵得到熨帖的按摩。读《论语》倒让我明白,在一个封建意识浓重的国度,知识分子从来就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当中,即便是为知识分子(士)立下许多道德原则的孔子本人,也不能例外。今天,《论语》当中说得对的地方,人们无从做到,倒是孔子指斥过的现象在一天天变本加厉。制度(礼)不可靠,人,包括一些知识分子的言与行都不会可靠。

也许外国人在这方面还坦诚一些,例如生活在德意志封国林立时代的莱辛这样说:“我没有义务解决我所造成的困难。或许我的观念总是有些不太连贯,甚至显得彼此矛盾,但只要读者在它们中能发现一些刺激他们自己思考的材料,这就够了。”

我同意这样的话,我读《论语》,也就是在这么一种意义上,读这本书的时候,输液瓶高悬在架子上,药水一点一滴从管子中落下,仿佛一个古代的计时器,让白天与夜晚都变得漫长。药水进入静脉,奔向我病变的器官。就这样,用三天时间重读了孔子的语录,相信很长很长时间我不会再碰这样的书了。

如果说生病有什么正面的意义,那就是让自己与好多无意义的事情隔绝了,可以静心读书,也可以让那些有意思的念头在心中生长了。

# 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

□陈忠实



他的那句豪言,一位有才气的作家终于出现了。

后来,有人告诉我杜光辉携家带口去了海南。我没有惋惜是由于我对创作的理解。一个年轻而又敏锐的作家进入一方陌生之地,感受会更新鲜更强烈,况且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先活跃的地区,当代生活的矛盾和人的心理秩序的变化,更易捕捉。杜光辉令我颇感意外的是,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,竟然流落在海南街头,陷入弹尽粮绝的地步。就在我甚为忧心之时,他给我来信了,说他找到了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的工作,结束了窘境。他仍然坚定地表示,只要有一碗饭吃,他不会放弃文学的。其实,就在他流落街头一天只能吃上一碗面条的时候,也没有放弃文学。我自然可以想到杜光辉对文学执著追求的毅力。同时不能忘记的是,那时候,正是文学创作被大潮冲击得有点零落有点贬值的时期。

杜光辉又进入了创作的一个高峰期,佳作连续面世,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和许多报刊转载了他的作品,在读者中产生了普遍的影响。这些作品大多反映海南生活进程,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。

我在看完《哦,我的可可西里》后,意识到这部中篇小说触及到一个拷问人的灵魂的大问题,一部关

涉人类命运的大题材,甚为钦佩。杜光辉曾在电话里告诉我,想把它再创作为一部长篇。现在,名为《可可西里狼》的长篇小说书稿就摆在我的书桌上。

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世纪,是以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。同时,这又是对人类造成最严重破坏的一个世纪,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,储存着足以毁灭地球的武器;地球资源被无休止地掠夺,野生动物濒临灭绝……《可可西里狼》这部小说,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个关于人类本身合理生存的命题。

杜光辉的这部长篇力作,描写一支解放军的测绘分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,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,在那里和野生动物、大自然发生的悲怆、凄婉、鲜为人知。故事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,那些当年的军人在可可西里又发生着生命和鲜血、友情和利益的剧烈冲突。这是一部故事新颖奇特、人物鲜活,具有现实认知意义的精彩小说。

杜光辉当年曾作为解放军部队的一员,亲身经历了可可西里无人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。同时,他在青藏高原多年的汽车兵生活,为他积累了丰厚而独特的生活素材。这部小说的文字极富表现张力,勾勒出一幅幅雄浑苍莽的画面,真实地展示出苍凉、美丽却又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。作品犀利地剖析着人灵魂中的善与恶,人类的真情、友谊、道德、利益冲突中的背信弃义、残酷杀戮,发出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呼唤,发人深省。

有评论家说,杜光辉的《哦,我的可可西里》是新世纪中国文坛出现的精彩小说之一。我也毫不夸张地说,《可可西里狼》当是近年出现的长篇力作之一。

20世纪50年代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的书写早已有了固定格式,那就是全民性的社会动员,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,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等等。它主要以截然相反的两种形象让人莫衷一是,即压抑的或激情澎湃的形象。确实,这个创世纪式的年代,具有如此自相矛盾的双重性。但是,这两种形象都忽略某种更重要的社会特征,那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。50年代的或者关于50年代的文学作品,无疑有日常性的生活,但都是作为导向两条路线斗争的铺垫材料。我们看到的是为斗争的生活,个人的命运、个人的日常性难以从斗争的格局中挣脱出来。

《斑鸠》这部小说却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,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史顽强地从历史格局中突显出来,我们仿佛看到另样的50年代的人物,另类的50年代的生活情调。

这部小说以富有传奇性的手法写出一个人的传奇故事。这是一个关于身份变换的故事,是一个人如何丢失了自己,走在人生的歧路上却又无法回头,小说的主人公叫做李广举,因与嫂子有暧昧关系,为了回避从军后生死不明却又突然返家的胞兄,离家出走,流落在一个叫唐河的地方,在海边的一条破船上聊以度日。哥哥李广武找到李广举,兄弟手足之情,依然息息相通。哥哥穿走了李广举的衣服,却留下他的退伍军装和一级战斗英雄荣誉证书,李广举只好穿着哥哥的退伍军服,拿着英雄证书,到唐河找民政部门,结果被安置在县城边上的海边守护灯塔。在这里,李广举变成了李广武,并且认识了两位姑娘,经历过一段时间后,与其中一位姑娘、家底殷实的杨舸结婚,并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。但李广举当年留下了把柄在阴险的道士华太乙手里,他面临被检举的危险,真相时刻有可能被老上级揭开。这个故事十分曲折,波澜跌宕,难以复述,足可见出作者构思的独特和讲述故事的出色才能。

从小说中可以看到,一个人在追寻着自己个体生命成长的同时,却被卷入了历史的漩涡。李广举少年时期,哥哥偶然去参军,留下正值青春年华、泼辣果敢的嫂嫂兰在家。随着他的成长,叔嫂之间发生了暧昧关系。这样的关系,虽然是个人的欲望冲动和选择的结果,但根子里却是历史的机缘所造成的局面。不管是兰为革命热情所鼓动轻率以身相许参军的青年,还是哥哥李广武于战争年代多年杳无音信,个人的生命都是被大历史所决定的。后来李广举流落在外,冒用哥哥的英雄身份,那也是历史的机缘在起作用。个人无从选择,个人越是想从历史中逃脱出来,就越是陷入历史之网。这部作品在个人的生命选择与历史的宿命之间,建立起一奇特

的紧张关系。就在历史宿命之侧,主人公的形象一步步清晰,那是一个富有文化气息、带有感伤气质的乡村青年形象,其敏感和内秀远远超出了中国文学中惯常的农村青年形象。他甚至有诗意气质,有着五四青年的某些禀赋,那是未能投身革命而误入歧途的乡村知识青年。

李广举的生命选择如此充满了错位,这会让人想起司汤达笔下的于连,尽管二者实现生命价值的动机、方式和目标都不

# 五十年代的另类生活传奇

——评宋钧长篇小说《斑鸠》

□陈晓明

人的选择变成了错误的叠加,个人还是无法逃脱时代给定的命运。

小说最为动人之处,在于写出了50年代中国人真切的人生,写出了一种我们文学中已经中断很久的浪漫情调,写出了文学中的革命叙事中,基本上是被遮蔽的,因为那个时期的作品或者描写那个时期生活的作品,都是以工农兵为主角。虽然李广举也是“工农兵”,但是,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着书卷气气的农村青年,热爱阅读是他的特点,这也使李广举变成李广武之后始终与众不同。罗维苏、杨舸等都散发着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气息,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女性形象的延续。事实上,革命文学叙事与五四传统的断裂,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类女性形象的失踪。真实的50年代生活也应该是多样化的,革命与激情无疑也是其真实的现实,但另外有些文化情调的生活,有些个人内心的情感生活,也有可能

是那个时期生活的侧面。

同时,这部小说擅长于心理描写。主人公身份改变、人生经验中隐藏着秘密,后来陷入复杂的心里斗争,这些都促使小说反复发掘人的内心世界,在心理描写方面具有细腻层次感,从而使整部小说在叙述上显得优雅从容,在平和的表面之下,却不时地透露出危险和意外。小说的语言也很见特色,那是一种清峻洁净的语言,平实却不失明丽,精当而有韵味。

